



失语者

张嘉丽◎著

放眼望去，

蓝色的海面

天水相接，

海鸟在明媚的

阳光下自由翻飞，

似乎在与

那随风起伏的

浪花窃窃私语。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失语者

张嘉丽◎著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语者 / 张嘉丽著. —杭州: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8. 5

ISBN 978-7-5178-2644-6

I. ①失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6612 号

失语者

张嘉丽 著

责任编辑 刘淑娟 白小平

封面设计 林朦朦

责任印制 包建辉
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30 千

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2644-6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目 录

被囚禁的女人	001
诺曼底之恋	015
三妻四妾	074
一只优雅的猫	083
上尉与他的忧伤	105
英雄归来	112
绿手镯	132
第十个妻子与 A 原则	168
失语者	191
一只多愁善感而忧伤的狗	218

被囚禁的女人

—

午后，雷声在房顶上一声一声地炸裂，震耳欲聋的雷声惊动了房上的瓦。阿九能听到瓦片遭受震动后的细响，她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，听着。由于没有光亮照进来，房间里显得漆黑一片。

随着炸裂的声音，天空似乎被撕裂了一道口子，接着暴雨呼啸而来，落在不同的物体上，发出轰轰隆隆、噼噼啪啪的声音，像千军万马呐喊着响成一片。

倘在以前，阿九一定会趴在窗户上，向外看着暴雨肆虐的模样。可是此时，她没有起来，而是淡定地坐在一把破摇椅上，机械地将身体不停地晃动着。随着晃动，那把椅子也跟着不停地摇动，并在漆黑的房间里发出“吱呀，吱呀”的响声。现在，她一天到晚被囚禁在这小屋里，没有别的事可做，只能坐在这把摇椅上消耗时光。

就拿今天来说，她在这把破摇椅上已经坐了四五个小时了。大雨落下的期间，她也往窗户和门的方向看了看，试图看看外面铺天盖地的大雨，但这一动作都是徒劳，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。一个星期之前，她被他们彻底地囚禁了。为了不让她走出这房间一步，他们先是用砖将这间房子的门砌了起来，随后是窗户。囚禁让她与外界隔绝，她不仅走不出去，也看不到外面

发生的一切。

此刻，她又看了看曾经的门，以前进进出出的那扇门已被拆掉，现在那里多了一堵新墙。砌墙的时候，他们以为她会跑出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没跑，而是坐在这张摇椅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砌墙，然后不慌不忙地晃着，晃着，好像墙里囚禁的不是她，而是别人。在阿九的眼里，他们砌的也只是墙，不是人，哪怕把她囚禁在这里，囚禁的也只是人，而不是她的灵魂，她的身体在墙内，她的灵魂已在外面看着他们这一帮人对付一个弱女子的可笑举止。多么可笑啊，这么一帮人，只为了对付她，挖空心思，费尽心机。然而，她的笑更让砌墙的人恼怒，他们恼恨她如蚂蚁般苟且偷生，却又带着高高在上藐视一切的气势。他们更发狠地将她砌在房子里。边砌边祝福她，祝她早日死在里面。

阿九最初被砌在房子里的时候，她还能隔着窗户看他们在院子里活动的情景。她时常站在窗户内看着公公婆婆、大姑子小姑子以及他们那些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女婿们。每个人经过她的窗户的时候，她都会嬉笑着向他们打招呼，没话找话地说：“嗨！大姐，二姐，大姐夫，二姐夫，今天天不错啊，吃了没有？”大姐二姐在她面前吐了一口唾沫，大姐夫二姐夫则白了她一眼。接着，她又冲着小姑子叫：“哎，小四，小五，四妹夫，五妹夫，今天都没出去吗？”他们没有一个人应她，然后都恶狠狠地看她一眼。

对那些唾沫、眼神，阿九一点儿也不在乎，反倒对他们都报之一笑。她越笑，他们就越恨她。然后，他们一群人又坐下来继续商量，商量着怎么样才能把她赶走。

每次阿九看到他们一堆人聚在一起就觉得好笑，这么一大家子，坐在一起兴师动众的就是为了对付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这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。其实她的事情很简单，只要她与丈夫到医院里一查就得了，哪用费这么大的事儿，可是丈夫不去，她一个人去也是徒劳。然而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按她的方法行事，却一心一意地就是要她走。阿九想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，为什么要我走。我不能走，就是不能走。而且让她觉得滑稽的是，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画面无法用词形容，全是头、胳膊、腿和脚。大头小头，大

胳膊小胳膊，大腿小腿，大脚小脚，摆在一起几十副，多么壮观啊！那里面有懦弱公公的身体与四肢，有严厉婆婆的身体与四肢，有计谋多端大姑子小姑子们的身体与四肢，还有她们五个唯唯诺诺女婿的身体与四肢，一共十二个人。不，一共有十三个人，还有一个是最不能忽略的身体与四肢，那是她的丈夫。她太清楚她丈夫了，他就是属于那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人，而且他一向像傀儡一样任他们摆布。此刻，他夹在他们中间显得更加可悲、可怜与可恶。不时，她在窗内仇恨地看着他。她丈夫知道她在看他，感觉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在向他表示一点儿一点儿逼近。可是，自从他打了她以后，他就不敢正视她了。哪怕轻微的一瞥，他都觉得是罪过。

二

他们依旧在商量。阿九站在窗子里，不用仔细听，就能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。他们商量来商量去，就是怎么样才能把她弄走。他们众口一词：“这个女人太难缠了！”“可是，我们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却怎么也赶不走她。”不管他们怎么对她，他们觉得这个可恨的女人始终就是那句话：我嫁了李家，就是李家的人，你们谁也别想赶我走。再打，她又说，我生，是李家的人，我死，是李家的鬼，凭什么要我走，我死也不走，当初可是你们花了聘礼把我娶过来的，并不是我跑到你家来的，你们想娶我就娶，想赶我就赶，没那么容易。

李家的人便说：“我们已不把你当成李家人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”

“可是，我为什么要走啊？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，我们已不要你了！”

“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们是王法？再说了，那一纸婚书还在呢？”

李家的人看缠不过她，便发起狠来：“好，你不走是吧？”

“对，我不走。”虽然寡不敌众，但是阿九并不怕他们。上次她丈夫打她的时候，她不但不躲，也不还手，却在怀里抱着个锄头，一边挨着打，一边还笑着对他说：“你说我要不要帮你一把，一头在锄头上撞死。”听了她这话，正

在打她的丈夫，突然愣在那里。他一边奉命发狠地打她，一边看着她那倔强的性格痛苦。他知道无论怎么打，凭她那宁死不屈的性格，他们这群人谁也别想征服她。可是，在家庭里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，让他骨子里生着一份奴性，他习惯了被家庭奴役，也无法改变奴性的存在。此刻，看着被他打得道道血痕的妻子，看着身体娇小却又毫无惧色的坚定眼神与对他鄙视的笑容，他扔下手里抽打她的皮带痛苦地走开了。

当李家人看着实在赶不走她的时候，他们便想到恶毒的一招。“那好，你不走，你待在这个房间里就不要出来。”

“行，我绝不出来。”其实李家人正求之不得，赶不走你，不信折磨不死你，于是这么一群弱肉强食的人便恶毒地把她砌在了房子里。砌墙的时候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和泥的和泥，搬砖的搬砖，砌墙的砌墙，很快，那扇门就被严严实实地砌上了。

他们砌墙的时候，在那一堆人里，阿九最恨的一个人是她的丈夫。虽然砌墙的时候，他没干一样活，而是木呆呆地看着他们干活，但这也足够让她痛恨。

她忆起他们的过去。当初他们认识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。相貌好，性情好，温文尔雅的模样给了她无限的向往。新婚的时候，他依旧是那么好，对她不仅疼爱，而且体贴入微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就变了，他在众人的怂恿下，一改往日的温柔，开始对她怒目横眉，继而打骂她。直到拳头落在身上的时候，阿九才开始对他陌生起来。一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，前一分钟把你当宝贝，后一分钟就把你当粪土。

门被砌上后，阿九经常看到他们聚在一起商量。被囚禁的第三天，他们正商量着，二姐姐的丈夫突然回头看了看窗户，看到阿九在窗户里看着他们微笑。虽然这个弟媳相貌平平，个子不高，但是她身上有着一种难以驯服的气势，尤其看人的时候，眼神十分犀利，似乎能将人的内心一眼看穿。看着看着，他的脸色阴郁起来，随即瞪视着她，阿九也不示弱，她也怒视着他。

二姐夫的脸上仍有着几道抓痕，从鼻子一直到额头，左右脸颊上也各有几条长短不一的痕迹，那是阿九给他留下的纪念。因为阿九根本看不上他

这种不像男人的男人。

丈夫在他们的怂恿下打骂她，阿九认了；公公婆婆打骂她，阿九也认了；大姑姐小姑子打骂她，阿九还是认了；可是，作为姑子的丈夫打她，阿九怎么也不能咽下这口气。那天，他们一群人像拍皮球一样地打她，你一下，她一下，越打越上瘾，越打越来劲，他们边打还边说：“你这个没用的女人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”“李家娶你可不是做摆设！”“不会下蛋的母鸡要你做什么？”阿九始终不还嘴，任他们打骂。

三

本来，李家的女婿们只管在一旁看热闹，或者干脆跑跑腿。然而那天，一直在一旁看热闹的二姐夫突然冲了上来，也给了阿九一巴掌。顿时，阿九觉得嘴巴里有一股腥味，她朝地上吐了一口，血都出来了。

这一巴掌打得阿九恼怒起来。她仇视地看着他。阿九觉得给李家的人打也就算了，你一个外姓人、一个女婿算哪根葱，也敢来打我？谁都没有想到之前一直贴着墙抱着头挨打的阿九突然发疯地冲上去，照着二姐夫的脸就挠开了，顿时把他的脸挠成了一个大花脸。

这姐夫被挠得十分狼狈，恼羞成怒地冲上去又要打她。

此时院墙外看热闹的邻居看下去喊了起来：不要脸，姐夫打弟媳妇。不要脸，姐夫打弟媳妇。被大家这么一起哄，这位姐夫没敢打下去，扬起的手也停在了半空中，本来他们一家人欺负一个弱女子就十分可耻，他若是强打下去，万一惹起众怒，他这个女婿在这儿也没法儿混了。于是，在随后的家庭会议上，他主张把这个弟媳妇砌在房子里不让她出来，最好活活将她饿死。恶毒的家庭会议决定，李家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延续香火是义不容辞的事，既然娶了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赶不走她，也非得把她折磨死。“打是打不下了，最好把她关起来？”二姐夫说。

大家都看着他，大姐问：“怎么关？”

“把门拆了，把她砌在屋子里？”二姐夫答。

“那能关多久呢？”三姐问。

“一直关下去？”一旁的母亲说。

“那真的要出人命了？”五妹看了看大家接了一句。

母亲哼了一下说，“就怕她不死！”听了这一句，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结果了，谁也没有再接着往下说。而李家唯一的儿子始终没说话，他的头几乎低到地底下去了。

此时，当二姐夫看着阿九隔着窗子冷冷地看着他，脸上仍旧挂着那个像君王一样似笑非笑的表情时，他的脸都怒得发绿了，脸上的那几道伤痕也跟着他的表情拧成可怕的虫子。为了不让她看到外面的一切，为了隔断她与外界的联系，随后，他们又将房间外面仅有的一扇窗户也订了起来。他们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将窗户订得严严实实，密不透风。被关在房间里的阿九，想要找一个缝隙窥视外面一缕光都不能。从他们开始将她的房门砌住的时候，阿九就清楚地知道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让她死。她想：“虽然我早晚要死，可是想让我这么快死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阿九之所以受到如此虐待，就是因为结婚五年来她一直未曾怀孕，他们便认为她是个罪大恶极的人。他们李家五个女儿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本指着儿子延续香火，他们不能容忍一个不会生蛋的女人占着茅坑不拉屎。开始他们倒没有强硬地对付她，而是好心好意地劝她走。他们觉得，阿九这种家庭条件一般，长相一般，要求一般的人很好哄，哄一哄就走了。可是，阿九可没有她们想象的那么好对付，她坚决不走。

之后，他们又想要收买她，以为用利益诱惑她，也能把她诱走。可是，他们的算盘又打错了，无论如何，阿九死活不走。

阿九觉得自己没有错，五年不怀孕，并不代表她不行，倘若是男人的问题，这就是冤枉她。她主张她与丈夫一起看医生。可是，李家坚持，错在她，自己的儿子没有一点儿问题，她必须走。然而，阿九坚持没有证据，他们一帮人都没有权力宣判她有罪，在没把事实弄清楚之前，她不走，就是死也不走。

李家看哄、诱都不行，便要来硬的。他们先怂恿着她丈夫不要对她客

气。她丈夫先是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，接着是骂她。阿九生来是一个倔强而又乐观的人，无论怎么攻击，怎么骂，她都一副笑嘻嘻、没心没肺的样子。

后来，他们便怂恿她丈夫家暴她。她丈夫第一次打她的时候，心里还很难过，除了没有孩子之外，他对她倒没有成见与仇恨。可是，为了李家，为了父母，他还是做了违心的决定。

阿九第一次挨打后，内心虽然难过，但表面上还是笑嘻嘻的，依然照吃照喝。一次，她乌青着脸对她的丈夫说，你看，我现在是李家的人，你打我也好，不打我也好，我都是你家的人。你可以亏待我，但我不能亏待自己。所以，我必须吃饱、喝好。看着她照吃照喝的样子，她丈夫哀怨地看着她。可是下一次，他又在怂恿下狠狠地揍她，揍完了，他又极其痛苦哀怨地看着她。甚至有一次，他在打她的时候，边打边说：“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会被打死的！”

四

阿九看着她的丈夫，觉得他既可怜又可悲。从小扎在女人堆里长大的他，全没了男人的志气，他的行为，他的思想全被一堆女人左右着。她甚至都怀疑，他娶她，是不是女人们让他娶他就娶？他睡她，是不是女人们让他睡他就睡？他骂她，是不是女人们让他骂他就骂？他打她，又是不是女人们让他打他就打？他知不知道，他就像一个傀儡被一帮女人操纵着。

那次，她一边挨着打，一边仰着脸问他：“你说，除了她们让你娶我，你有没有真心地喜欢过我一回？”

他一怔，扬起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实际上做丈夫的也知道，阿九长得并没有多么出众，然而她的身上却有着一份魔性，她那与生俱来的气质与不死的精神会让你跟着她的意志走。那五年，他并不是被人支使着去喜欢她，爱护她，而是不由自主地喜欢她身上那种魔性。她的言语，她的个性，她的行为，都让他着迷。而他的言语，他的喜好，他的个性也在不停地被她影响着。在她的面前，他能找回他男子汉的自尊，因为她并不像他家的那些女性一样支使他，奴役他，而是尊重他。然而就是因为她长久地不能怀孕，李家的女

人便断定这个女人不能要。她们开始不停地在他的面前说她的坏话，唆使他对她施暴。然后，阻止他与她接触，阻止他与她说话。

此时，阿九的一句话问住了他。他的手在空中停了有半分钟，然后他想起唆使的话，手又重重地落了下去。于是，阿九闭着眼，任他的拳头落在身上。无论怎么打，阿九都咬紧牙关挺着，从未叫过一声疼。

阿九这种无论怎么打都打不服的态度让李家十分气愤，他们觉得阿九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，她到底是拿什么做成的？

“我就不信打不走她，再去打。”做母亲的继续发号施令。

儿子尽管痛苦，可是母命不能违。于是又狠狠地打她。阿九挺着，不躲不还，不叫不喊，每次都任丈夫拳打脚踢。

他们看一个人打不行，便上来一群人，以为进行车轮式战术就能把阿九吓住。

阿九的头发乱了，脸青了，胳膊腿都肿了，到处伤痕累累。但是面对一群恶毒的人，她依然故我，视死如归。有时挨打的时候，她仍笑着说：“你们这样不公地对待我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的计划得逞。”

听到这家人的动静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的人趴在大门缝那里看，有的人爬上围墙看，有的人爬到树上看。李家动静闹得越大，围观的人就越多。人们都有看热闹的喜好，哪里有热闹就去哪里看，热闹越大越欢喜。许多人也有看不下去的时候。看着被拳脚相见的阿九，有人对她喊：“姑娘，你还是走吧！”“你会被活活打死的！”“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这样挨打犯不着。”“真是一伙强盗！谁家的人不是肉长的，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一个女人！”

阿九感激地看着那些帮她说话的人，但是她依然倔强地说：“我不走，就是死，也不走。我是他们娶过来的，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走。”

“你何苦这么傻呢？”“没有一个人把你放在眼里，你就是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”“人要活得有尊严，不能这么着被人侮辱，而且被一群人侮辱。”

大家看着怎么也劝不走被一群人围殴的阿九，有人开始小声地嘀咕：“这姑娘肯定是个半吊子，缺点儿什么？”“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吗，干吗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？”“哎呀，这么死心眼儿，迟早有一天

会被折磨死！”

许多人也觉得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不好插手，尤其像阿九这样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家务事更不好管，何况清官也难断家务事。人们看了会儿热闹，纷纷散了。

五

阿九隔三差五地就要挨一顿揍。那边刚揍完，一家人累得正在喘气，这边阿九开始烧饭吃了。边吃还边笑着调侃自己：“唉，没人疼，得自己疼自己，没人爱，得自己爱自己。只有吃饱了饭，才能面对重重困难与苦难。只有吃饱了饭，才能接着挨打。”见她如此倔强，看热闹的人都纷纷摇头，觉得这姑娘实在是有些问题。一个邻居对另一个邻居比画着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又指了指阿九，那意思是说：她的脑袋有点儿问题。是啊，换作别人，一百个阿九也被打走了。

李家人之所以不一下打死阿九，是因为他们也知道打死了人是要犯法的，但是她不走，他们也难受，怎么能让阿九长久地占着茅坑不拉屎呢？他们总要想方设法为延续李家的香火而战斗，既然她不愿意离开这座房子，索性就将她砌在房子里，看她到底能坚持多久。

但是，他们谁也没料到，阿九事先留了一手，她在房子里储藏了粮食与水。

阿九结婚一年后，由于家里人口多，他们夫妻就与公公婆婆分开烧饭了。现在，她被砌在自己的房子里。

房间里有半缸多水，几斤米，半袋面粉，有灶台，有柴火，只要有吃的，她就不怕被饿死，她就与他们慢慢地熬着，看谁最终熬过谁。

从阿九被囚禁的那天起，每天，李家的人都能看到囚禁的这间房屋的烟囱里有袅袅炊烟上升。看着那烟升啊升，他们就恨啊恨，哎呀，这个妖精，她怎么还不死？

阿九知道他们肯定都在说这句话，她每天在房间弄了吃的就像一位大

爷一样坐在摇椅上晃，边晃边说：哎呀，你们的算盘珠子抠得太如意了，我就是不死！就是不死！气死你们！

为了坚持得久一点，阿九每天吃得都不多，哪怕烧一点儿稀饭也要分几餐吃。吃的喝的解决了，阿九却忽略了如厕的问题。

第一天半夜的时候，她被憋醒了。白天就想上厕所，因出不去已忍了一天，到了夜间更难忍了。她急得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可是出不去，只能在房间里干着急。她从房间的这边踱到那边，从那边踱到这边，想着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吃的喝的都想好了，就是没想到这个排泄的问题，她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。就地解决？她一下还没有这习惯。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她忽然想起床下有一个装杂物的塑料桶，便急急地爬到床下找到它，将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倒了出来，然后在桶里把急事解决了。大事解决了，阿九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。此时，她觉得，人生第一痛快的事是饱餐一顿，第二痛快的事就是解决生理大急。人生大急解决了，便身心舒畅，万事大吉。否则，憋着与饿着同样痛苦。

一连几天，她都在桶里解决她的人生大急。之后，这些大急在桶里汇聚，挥发，发生化学反应，随即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。这气味让阿九感到很是恶心，她觉得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到处飘荡着令人作呕的大便味，她能闻到的气味都是大便味。

开始的时候，阿九闻着那气味都要干呕一会儿。边呕边想，人其实是世间最恶心的一种生物，再也没有比人更恶心的了，吃进去的时候要比其他动物吃得讲究、精细，拉出来的时候也要比其他动物拉得直接、恶心。但是，现实里，人人却觉得自己比动物高级，究竟高级在哪里？在阿九看来，只不过是人自身抬高了自身而已，倘若将人放在动物堆里，人未必会比动物更懂得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；倘若动物转换为人类，也未必会像人类所说的那样丑陋、龌龊，倘若论丑陋与龌龊，人类所做的许多事与其他生物相比更是有过之无不及。但是人就是人，人就是会狡辩，哪怕做了再丑陋再龌龊的事，都要推卸责任。倘若有利益可争，也是锱铢必较，更甚者鱼死网破。

六

闻了几天那恶心的气味以后，阿九便习惯了。她觉得其实人的适应能力要比想象的强，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适应什么样的环境。只要有创造力，有求生欲望，也没有适应不了的环境。倘若换了比这更艰难的环境，她相信自己也能适应。尽管阿九认为，她有不死的灵魂，但是现实的问题是，这排泄的问题，这排泄物的问题总是存有隐患。桶满了怎么办？散发的毒气怎么办？一旦将她毒死怎么办？越是思考这个问题，她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，越觉得严重就越往严重里想。阿九总想着，我会被毒死，或许在食物没有吃完之前，我就被自己的排泄物毒死了。她总在思考着，得为排泄物另寻他法。

那天，阿九仍旧坐在那把破摇椅上摇啊摇啊，忽然她看到放在墙角的一把锄头。自从被囚禁在房间里后，她觉得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好了，她能从微弱的细光里看到闪亮的东西。此刻，那把锄头在她的眼里就闪闪发光。那是她未被砌进房间的时候，为了保护放在那里的。她丈夫打她的时候，有时她就抱着它。有一两次，她也想着，如果挨打的时候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撞锄头而死，可是还没到那一步，她也决不走这条毫无骨气的不归路。

阿九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将锄头拿了过来，开始用这工具撬地上的砖，一块一块地撬，然后在房间里挖起了地洞。地洞越挖越深，越挖越深，挖得都有一人高了，如果她用力挖，将洞的方向转移，她都能将洞挖到房子外面去。她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，可是，她又不想这么干，她就是不想这么干。她认为，如果被囚禁在这里是坐牢，她宁愿将这牢底坐穿。

地洞挖好后，她就更不用愁了，每次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她就往上一蹲，解决完了，就往洞里埋上一层土，解决一次填一次。每次这么解决后，阿九就觉得这是多少幸福的一件事啊，人类这种最迫切的生理问题在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后，这种简单的过程就是一种幸福。然而人们已丢失了原有的幸福，所追求的反而是痛苦的东西。

尽管阿九储存了一些食物，可是再多的食物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眼看食物一天天地少下去了，为了不让食物吃得太快，她后来吃得更少了，每天只吃一次，每次只吃一点点，为了不多耗体能，她总是躺在椅子上保持体力。她总想着，哎呀！人啊！不过如此，吃喝拉撒睡。在外面一样，在里面也一样，这些程序一样都不少。这么一想，有时候她也觉得人生也并没有事先想象的那么苦恼。倘若兴致来了，她还会在房间里唱上一段《苏三起解》：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未曾开言我心内惨，过往的君子听我言。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那三郎把信传。言说苏三把命断，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。人言洛阳花似锦，偏奴行来不是春。低头离了洪洞县境。”唱完了，她又在后面加上“啊……洪洞县啊！”然后她拖着个长腔，抑扬顿挫地将声音拖下去。

这天，正当她唱得起劲时，突然传来惊叫声：“妈，她居然在里面唱起来了？”尽管阿九看不到外面，可外面的人总想知道她还在不在人间。他们判断她在不在的方法，一是看烟囱有没有冒烟，二是贴着墙壁听她在房间里的声音。每天看着炊烟升起，他们就知道，哎！这个该死的，居然还活着。最近那烟囱常常不定时冒烟，他们就知道她快要断粮了，断了粮就好办了。他们为这断粮的结论而鼓舞，唉，快了快了，阿九你快了。一连两天，他们没看到烟囱冒烟了，他们都以为阿九或许真的已经死了。可是他们看不到屋内的情况，姐妹们便轮流贴墙听房间里的声音。这天，大家轮流听了好几个小时，房间里都静静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突然阿九就唱起了《苏三起解》，此刻刚好轮到小五在听，乍听这声音，小五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幻听，仔细听，真的是阿九在唱，便尖叫起来。

阿九在房间里也听出外面那是小五的声音，但是她没停下来，又唱了一段才罢休。

七

阿九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。先是水没了。当最后一点食物被吃完的时

候，阿九想，到底迎来了这一天。接下来，要么饿死，要么造反。可是，被砌进来的时候，她虽然在食物上要了花招，可是她仍然抱着视死如归的心，她出去了又能如何，仍逃不脱被逐出这个家门的命运。然而，她觉得这个事情仍不是她个人的问题，她不能就这么认命。既然出去也是一死，在这儿也是一死。反正都是死，不出去也罢，反正里死外死，都是换汤不换药的结果。

忍受饥饿是一种痛苦，阿九也一样，越饿越是满脑子食物，各种各样的，那些食物都会飞，满房间飞，每一样似乎都伸手可及，但每一样都抓不到。饿了三天以后，阿九又忽然觉得，既然同样是死，她不能闷在这小黑屋里死，她应该死在空气更好的地方。在死之前，她应该还有一点儿权力看一眼外面的世界。她看了一眼墙角，那个忠诚的锄头还在，她觉得她可以用它敲开那道被砌起的墙。

此时的阿九已不是当初的那个阿九，在断断续续的饥饿与连续的饥饿中，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头。她身上的皮像皮筋一样，弹性极好，一下子能扯得老长，然后再慢慢地弹回去。当阿九摇摇晃晃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想要去拿那把锄头时，她已经饿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了。然而，她还是拼命地往前走了一步，刚一步，她就软绵绵地跌倒在地上。倒在地上的阿九想从地上爬起来，可是费了半天的力气，愣是没有起来。没有东西吃的这几天，她几乎都在那把椅子上度过，此时的她又饿又渴，严重缺水的身体几近脱水，她哪儿还有力气爬起来。

在地上，阿九又坚持了两天，渐渐地，她已经感觉死神在向她招手了。那些死神幻化成无数个小精灵，在漆黑的房间里飞舞，它们尖叫着从这个墙角飞到那个墙角，从那个墙角飞到这个墙角，倏忽从她的头顶飞过，倏忽从她的腰间飞过，倏忽从她的脚尖飞过，它们飞来飞去，越飞起快，越飞越快，纷纷向她张牙舞爪。渐渐地，渐渐地，她感觉它们停止了尖叫，因为它们已伏在她身上吞噬她的生命。从脚尖开始，沿着她的脚慢慢向上，向上覆盖，渐渐地覆盖她的全身，她感觉它们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于是，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

在阿九以为她已经死了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敲击声，随着轰然一声巨响，